

第三十四回 報喜信獸叔認重親 問病源慈幃失二豎

卻說岑公子聽了表弟的話，因問：“徐老師那邊可知道兄弟來麼？”鄭公子道：“怎麼不知？這日我正在學裏打聽，得了這信我就說要親自來報你。老師見說，就叫一個門斗同我第二日就起身來了，如今現在船裏；還有老師一封書。”因在靴桶內摸將出來。岑公子拆開觀看，卻與表弟聽說一般：催促赴院領咨，進京受職的話。因對娘子道：“你竟是神仙了。”鄭公子不知其中原委，因笑道：“哥哥離不得神仙，就同了嫂嫂一齊進京也好。”岑公子笑道：“不是這等說。兄弟不知，你嫂嫂看得好相，方纔正在這裏說我要得官遠出，不想賢弟就來到了，因此說他是神仙。”鄭璞道：“妙極！妙極！嫂嫂且與我相一相，日後也有個官做麼？”大娘子笑道：“叔叔不要信他，我也是一時猜著，那裏會看相？”岑夫人道：“你就與他看一看，日後官祿如何？”大娘子道：“叔叔祇是稟性誠厚，一生常得貴人扶助，紗帽是有得戴的，祇是不十分顯達。倒是晚年要享侄兒們的大福了。”鄭公子笑道：“真相看得著，正與真鐵口所說一般。”因大娘子深深的謝了一揖。

這裏說話，岑忠已叫人到碼頭，同門斗將行李取來，船價已是開發去了。岑夫人因吩咐廚下快些收拾便飯，因對鄭公子道：“前日又要姑姑費心，送我許多東西，你又暗地裏送盤纏，太費心了。”鄭公子道：“這是我恐怕哥哥不肯收，因此私下放在包袱裏的。”坐話了一回，忽然又想起道：“還有一樁喜事告與哥哥，昨日在老師那裏，看見報上你的那對頭內轉了太僕寺少卿，大約嫌衙門冷淡，不知怎樣弄手腳，又外調了山東登萊兵備道。你如今進京省得與他會面。”岑公子聽了失驚道：“如今岳父偏偏又在他的屬下，這廝無惡不作，卻是怎好？”鄭公子即問緣由，岑公子一一與他說知細底。鄭璞笑得祇是打跌道：“原來有這等奇遇，嫂嫂是親上做親，姆姆真真是兩重大喜。”因對岑公子道：“如今你丈人雖做他的屬員，祇要不壞事，怕他怎麼？”

說話之間，已是晌午，這同來的門斗是有岑忠在外管待。裏邊添了兩樣嘎飯，岑夫人就叫端在上房同喫，因對大娘子道：“這是我自小抱大來的小叔兒，同桌不妨。”大娘子也識得鄭璞是個誠樸的人，因就坐在岑夫人肩下，他兩弟兄卻南北相嚮，同喫畢飯。鄭公子便往東西兩邊上房看了一個遍，因道：“他家這個房子造得甚好，前後有山有水，又幽靜又雅緻，怪不得姆姆不肯回去住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後邊還有一個花園，我與兄弟去看看。”因一同轉過西院到花園裏來。此時是仲冬時候，草枯葉落，未免冷淡，又開出後門觀看，見道場山一帶山紫潭清，楓紅柏赤，頗悅心目。鄭公子道：“果然好個去處，我明朝也搬到這裏來住罷！”岑公子道：“論住家此間甚好，不比南都一片繁華熱鬧。”

兩弟兄看了一回，仍到後邊。鄭璞道：“哥哥須上緊料理行裝，我們明後日就好動身，老師在那裏盼望得緊，我也要回去打點打點，好與哥哥一同進京去會試。前日京報下來，我已與哥哥打發去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兄弟與我用了幾兩銀子？”鄭公子道：“幾兩銀子，說他怎的？”岑公子因對母親道：“這是皇上特恩，不敢遲延，須要及早起身。到省還要赴院拜謝領咨，房師成公蒙他一力舉薦，此去又是便道，正好去拜謝他，算來也得半個多月的耽擱。再此番經過山東還要繞道去望望蔣叔，不知他曾進京會試不曾？約計到得都中也是臘盡春初的時候了。”大娘子道：“蔣伯伯那邊必定是要去的。我自小承他老奶奶與大姆姆十分愛惜，父親自病起到臨終，全虧蔣伯伯請醫制藥，備辦棺槨，朝夕照料，許多恩義。明日去與他說知，也叫他們歡喜。那蘇家姐姐也與我最好，還要捎點土宜東西送送纔好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是應該的。我母子在那裏住了三年，說起你來大家無不感歎，那時祇為你蔣伯遠出，以致被那族惡謀騙，如今看來倒是他的作成了。祇是你蔣伯謝也謝他不盡，祇好略盡一點心罷了。”大娘子道：“我看那蔣伯伯也是個富貴雙全的相貌，他是施恩不望報的人，我們祇好盡個敬心。”岑公子道：“雖然如此說，也要成個局面，不致輕褻纔好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卻實你斟酌。家中事務我與媳婦料理，不須你掛心，再通個信與你岳父母纔好。”岑公子道：“這件事已上了省報，天下皆知，不消報信。”這邊母子說話，這鄭公子卻拿著一本通書在那裏翻看，笑道：“這十一月十一日卻是個天恩上吉日，正好起身。”大家商議已定，卻叫岑忠把鄭公子行李搬在大廳後內書房裏安頓。晚間弟兄們又喫酒敘談，一宿已過。

次日，設了一席款待表弟，卻好嚴先生到來，因是他大相公在城中見報，特著人回來通知因此過來道喜。岑公子就留住，引表弟到外書房相見，因對嚴先生道：“這個表弟卻是個真誠樸實之人，並無一點繁文虛理。”嚴公道：“坦易直率，卻是本來面目，其實可敬。”因問：“岑兄幾時榮行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卻也不敢遲延，已擇定十一日起身。”嚴公道：“昨日小兒字中說，此缺是個清華而兼顯要的缺，日與閤臣相處，制書誥敕俱出其手。若非聖恩特放，是最難得的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祇恐才學疏淺不稱其職。”嚴公道：“以兄之高才博學，何必過謙？”因問：“鄭兄進京會試，正好作伴同行？”鄭璞笑道：“不過到京走走，擔個會試的虛名，卻也不作指望的了。”嚴公道：“功名之事，豈能逆料？”三人敘話良久，嚴公欲去，岑公子挽留道：“今日聊備一杯與表弟接風山，難得老先生到此，正好同領教益。”嚴公道：“祇是叨擾不當。”

大家又敘了一回都中之事，已是晌午。席已端正，就在書房擺桌，再三讓嚴公坐了首席，鄭公子對面，岑公子主位相陪。鄭璞一連喫了十數杯後，卻手舞足蹈高談闊論起來，將岑公子替他刪改文字的話都一齊說將出來，岑公子也遮掩不住。嚴公見他一片天真爛漫，並無一點渣滓，心下倒十分歡喜敬愛，因此三人傳杯盞盡直飲到黃昏方散。鄭公子喫得暢快，進來對岑夫人道：“這個老人家不像徐老師古板，叫人同席酒也喫不下。今日與這個老者喫了許多酒，倒還不曾醉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酒逢知己，自然喫不醉了。”大娘子見他有些踉蹌，因叫丫頭烹了一壺好濃茶，與他喫了幾杯，就去書房安歇。

次日岑公子起來就料理行裝，因與母親商量：“此番必須多帶盤費，恐到都中制辦冠帶、袍服，以及衙門用度，人路生疏一時無處挪借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家中用度盡夠，不須你記念。我箱裏還有那二百多兩銀子，你都帶了去；再恐不敷，把丈人交與你的銀子再帶一半去，諒也夠用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有三百金，諒已足用。昨日聽嚴公說，這倒是個清華顯要的缺，若非聖恩特點，卻不是容易得的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內閣是日近天顏的去處，你須事事謹慎第一，不可恃才傲物，惹怨招尤，出言吐語都要觀前察後。雖不是外邊有司官，有地方刑名之責，也要事事在民情上留心體貼。在大人面前說話切不可僭越，待下人務須恩寬纔好，莫使小人嫌怨。”岑公子一一領命。

這日又是嚴公餞行，並請鄭公子兩弟兄同去擾了。家間行李俱已齊備。因為這邊老人家王樸走過北京幾回，諸事熟諳，就著他同往，王樸也情願相隨。僱就了一隻船，至期一早，兩表弟兄拜別了老母，婆媳兩個歡歡喜喜送他往長堤門外，加船隻，家裏又送些

岑忠並這邊小家人、僕婦管理家務。凡一切帳目出入俱是大娘子經手，條分理晰，毫忽不差。佃戶、家人少有欺詐，當面一言道破，無不驚服，故此，這些下人也再不敢作一點弊端；且又體諒人情，勤勞必賞，凡有些微好處，總不叫他埋沒，必要獎勵他一番，因此眾人無不爭先效力。那東院房屋因有家廟並什物器具在內，晚間仍著岑忠過去住宿，逢時遇節，兩邊作享。這話表過不提。

卻說兩表弟兄帶同王樸、鬥斗，不日到了南直，一徑往鄭家來。進得門，見小廝容兒慌慌張張的道：“好了，大爺回來了！老奶奶這兩日病得重了，大娘娘請醫調治不好，著急得緊。”鄭公子聽說，唬了一跳，也不顧岑公子，飛跑進內房來。見老婆婆在床上呻吟譫語，鄭璞叫道：“我的親娘，我回來了！你老人家怎的就病起來？”說著就流下淚來。鄭婆婆睜眼看見了兒子，便輕輕說了一聲：“你回來了麼？我不知怎樣昏昏沉沉，眼前像有許多人纏住我不散。”此時岑公子已進房來，老婆婆覺得心下明白，耳邊祇聽得幾個人說：“我們祇索去休。”兩眼也覺亮了好些，說道：“這不是岑家侄兒麼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正是侄兒來看你老人家，如今身上覺得怎樣？”鄭婆婆道：“你們弟兄來時我就覺得明白了許多，眼面前人也不見了。”說話時，大娘子拿藥進房來，與岑公子萬福了，看見老婆婆明明白白說話，便道：“母親病了十來日，總不能安睡一刻，口裏祇發譫語，問時也聽不出話來，倒像喫驚的一般，今日說話卻竟明白了。”因送藥過來，老婆婆搖頭道：“這藥灌得苦，我如今覺得清白了許多，眼面前也沒人纏擾了，這藥且不喫罷！”鄭璞因問：“喫的是那一個醫生的藥？他說是甚麼症？”大娘子道：“起先喫的是大街上胡先生的藥，喫了三服不見應效，後來另請了鼓樓前的陶太醫來看，他說是邪熱交作，心神不寧。又換了方子喫了幾服，也不見應效。正要打發人去請你回來，即好你同大伯伯也到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既不應效，還須另請高醫。”老婆婆道：“我如今見了你們似覺好了些，肚裏有些飢，倒想些粥喫。”大娘子喜道：“母親幾日不想東西喫，今日知道肚裏飢想要喫粥，卻是好了。想必大伯伯是個福星照臨，邪氣都退避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但願姑姑好了，我們弟兄就在這裏陪伴。”當下大娘子就往廚下煮粥去了。老婆婆對公子道：“多虧了你媳婦日夜服侍，也累他多日不曾安睡了。”少刻容兒端茶到房裏來喫了，鄭璞看見母親說好些了，心頭纔略放下。兩兄弟都坐在床邊，又說了好一回話。老婆婆覺困乏得緊，漸漸就睡熟了。

岑公子悄悄道：“兄弟，我們在外邊坐等，他老人家好安睡一回。”鄭公子點頭，將帳子放下，輕輕同出外間低低敘話，不一回，大娘子盛了一碗粥糜、一碟乳餅出來，鄭璞搖頭道：“且慢，娘已睡熟了。”大娘子道：“真奇怪，他老人家一連十來天不曾安睡，口裏祇是含糊譫語，怎麼如今就睡熟了？”因輕輕走到床邊，聽得氣息停勻沉沉睡熟，復出房來，因道：“伯伯諒不曾喫午飯，我去收拾去。”岑公子當下出來，取了二兩銀子與鬥斗，叫他先去回復師爺：“說我明早去拜。”鬥斗叩謝，答應去了。

岑公子就在書房叫王樸收拾行李，因與鄭公子道：“姑姑病體，大約是點邪熱，如今一退便無事了。”鄭公子點頭道：“是。”

卻說這老婆婆一覺直困到他弟兄喫過了午飯纔醒，祇叫肚飢要粥喫。大娘子連忙取來，一口氣就喫了一碗，還要討添。大娘子恐怕不宜多喫，不敢再添。岑公子道：“不妨，胃口是人之根本，有病之人胃口一開，斷無不好之理。”因又取了一碗，也喫完了。此時精神頓覺清爽，祇要他兩弟兄在面前說話，鄭璞見母親如此，心下纔得歡喜。鄭婆婆一把拉住岑公子的手道：“你母親康健麼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母親叫上福姑姑，如今託庇甚是清健。”鄭璞道：“哥哥如今娶了一個齊整嫂嫂了。”老婆婆笑道：“怎麼這親事成得恁快？”岑公子因將母親得認表妹、王公許親之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老婆婆心下歡喜得緊，越覺清爽，便要坐起來說話。岑公子道：“姑姑且慢起來，天氣冷，穿衣服恐怕受寒。”因此不曾起來，又問：“你們喫飯未曾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已喫過了。”老婆婆道：“你如今是做官的人了，你母親有了媳婦服侍你在外也放心，祇是要照管那邊的家務，不得請到我這裏來了。”說了一回話，老婆婆覺得身子乏倦，因道：“待我再睡一回，你們且去料理理事務。”兩弟兄答應了出來。鄭公子道：“謝天謝地，但是我實不放心，不得同哥哥進京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總還有十來天耽擱，且再商量。”當晚兩弟兄就在上房同喫了一回酒，鄭璞就在娘房內陪伴，岑公子往書房安歇。這夜鄭婆婆也安睡了一夜，半夜裏還喫了一頓粥。

次早岑公子進來問知姑姑夜來安睡，甚是歡喜，也便放心。喫過了點心，帶了王樸即往儒學中來。徐老師一見甚喜，道：“我也算你日內該到。不料你竟蒙特恩授了這個美缺，其實可喜！”岑公子道：“託老師福庇，祇恐門生不能勝任。”徐老師道：“論賢契的本領，實不愧此職。但事不宜遲，我已與你備端正了呈送文書，祇要填了日期即可到院投遞領咨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今日不知就可去稟見麼？”徐老師道：“此時還未二鼓，正好稟見。”當下就留喫了便飯。徐公道：“你的文卷進呈，原是院臺的主意。他後來送了主考起身便到學來傳你，你又去了。此番稟見，須謝他的美意。你如今不便步行，竟坐了我的轎去罷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祇坐一乘小轎去纔是。”當時即叫王樸去僱了一乘小轎，攜帶文書，辭了老師，同王樸竟上院來。正是：

未從金闕瞻仙仗，先嚮鈴轅謁憲臺。不知岑生如何進謁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寫鄭璞並無半點虛偽，純是天籟自鳴，至婆媳問一番恩愛，誠不易得。岑夫人規戒其子數語，真可謂女中聖賢，事上使下，遠害全身。有如此賢母，岑生那得不出人頭地。